

吟 市 海

翰 惟 譚

序

這兒所收的十五個短篇，除了兩篇是十年前的舊作，其餘多半是從我近幾年來的小說習作中挑選出來的。我對於自己的作品從未表示過滿意，但我也會對它們發生過厭惡。它們帶給我的喜悅也是苦痛；是安慰又是折磨。每當夜半更深，人們都已入睡，在黯淡的燈火之下，我還捨不得放棄我手中的一枝筆桿。我真不明白我為什麼會高興這樣做：說是爲了求生活的飽暖吧，天曉得，寫作能在物質上給我多大的報酬！說是爲文藝創作在努力吧，然而論創作又談何容易！不過我經常寫下了若干篇文章確是事實，而在寫作時我的態度也可以說是相當認真。我雖沒理由把自己的小說價值估量得太高，說它具有多少社會意義，但在今日，文學不幸也漸漸變爲商品的這個時代，做一個幫閒的文人我終覺可恥！我的作品究竟有無「生意眼」我不知道，這也許就是我不敢請求書店老闆代我出書的原由吧。可是，我自己却大胆的將它們結集付印了。

書名題作「海市吟」，並無多大的含義，祇不過圖便利借用這集子裏的一個現成的

篇名罷了。這一篇，在技巧上是一種新的嘗試，有如電影劇作中所用的 Dissolve 方法，我似乎有點兒偏愛它。此外再有一層意思，就是因為我這些小說的取材幾乎全部都在上海，而我這些年來寫作的地點也在上海，所以便採用了「海市吟」這名稱。

我不應當再多嘮叨，讓我趁這機會對平時一向愛護我的師友，近處的，遠在千里以外的，以及一般熱心的讀者，認識的和不認識的，表示誠懇的謝意。我特別該提出的是予且，雨生，康民，班公幾位先生，若不是他們隨時給我的慫恿和鼓勵，恐怕我想得這一點貧弱的成績都不可能。在出版方面，江楓先生給我的指示與幫助最多，尤當誌謝。

譚小松

海市吟

目次

序

秋之歌

一

頑童

吳

無法投遞

五

大廈

五

失音的唱片

七

榮歸

九

雨巷

三

鏡	一三〇
海市吟	一四七
默念	一六五
鬼	一七八
交流	二〇一
雨後的山岡	二三三
舞台以外的戲	二三三
琲琲	二四九

秋之歌

“Look before you leap;
see before you go.”

——（思而後行；視而後動。）

是秋天了。

我憶起了滬西的秋天的黃昏。

曠野平坦地伸展着，三五隻寒鴉，幾片落葉，縹緲的寺院的鐘聲，急促的火車的汽笛——算是這兒的點綴。曠野裏有時也會揚起一層薄霧似的灰塵：當馬蹄躁躁地在上而馳奔的時候；當勞動者推滾着的車輪在上而移轉的時候；當一羣女工拖着疲乏的輕步在上而走動的時候……

然而除了這，滬西的黃昏是寂靜的。

我愛靜，我愛在寂靜的黃昏裏徘徊。

依着一棵古老的禿頂的樹身或是靠着一座殘毀的白石牌坊，我會不自覺地消耗不少的時光。我凝望着紫色的天幕，我凝望着天幕中鑲着的美麗的夕陽。

夕陽溫和地照過金黃的麥田，照過遠處教堂的塔尖，照過學府宮殿式的屋角，照過小小的純清的溪河邊……

啊！我不會忘記那小小的溪河，更不會忘記溪河旁邊一個生着野草的土堆；每當我撫着那寫有拙劣的字跡的墓碑時，一個苗條的身影便出現在我的眼前，我淒涼地落下了眼淚。

『校長先生！』

一個夏日的清晨，我獨自在校園裏散步，突然被身後柔和而清亮的聲音所吸住了。我回過頭，站在我面前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，穿着杏紅色的衣衫；當她對我鞠了個躬伸直了身體，我瞧見了一張細白的臉：紅的頰，明亮的眼，一排雪白而整齊的牙齒顯露在帶着微笑的嘴唇中間。

『校長先生，我想來報名。』沒等我開口，她又說出了一句話。

『你考那一級？』

『六年級。』

『上半年你是在那一個學校裏唸書的？』

『我沒進過學校，一向是在家裏唸的。——每天我的哥哥教我，我相信六年級我可以讀得下去。』

她彷彿很自信地說着上面的話，而且說話的時候，態度也非常自然，和悅，文靜，倒像是受過了良好家庭教育的好孩子。

於是我說：

『你跟我到辦公室去吧。』

『黎蓉芬……』

在報名單上她寫下了自己的姓名，年齡，籍貫，以及投考的年級。

接着要填的便是家長姓名，年齡，職業和住址……

她拿着鋼筆，抬起腦袋，眼睛睜得挺大的，問：

『是填我媽的名字還是填我哥哥的名字？』

『你爸爸呢？』

『他死了，』默默地，『死了有六年了。』

『那麼就填你哥哥的名字吧。』

她依我的話寫了，將報名單遞給我手裏。如果說從字跡能觀察人性，那麼這字的秀麗恰可以代表她本人。從她所寫的文字裏我知道她的哥哥叫瑞棠，年紀也不大，才祇有二十八歲；從商；

住的地方就在附近的一個大學對面。

『你的哥哥做什麼生意？』我順便問。

『文具店，帶着還賣些點心，汽水，牛奶，咖啡……啊，那些大學生們才喜歡吃呢！』停了停，『生意忙的時候我也幫着哥哥做點事，賣書呀，記帳呀，端點心呀，收拾桌子呀……』

她說得極高興，似乎這些工作給了她不少的樂趣，帶給了她無窮的幸福，替她築成了許多值得回憶的夢境。

瞧她臉上露着欣慰的光彩，我也就鼓勵她說：

『你真能幹哪，會做這麼多的事！……我相信你的功課也一定很好。』

她笑了笑。

我又說：

『你下星期三早晨八點鐘來考吧，快回去準備準備。』

『我去了，校長先生。』

她又對我行了一鞠躬，然後走下了石階。到了校門口便小鳥兒似的跳了起來，從窗口我可以望見她的黑髮在晨風裏飄舞。

考試的結果，六年級取了十二個學生。黎蓀芬這名字列在最前面。

『黎蓉芬考取了！黎蓉芬考取了！』

許多天真的孩子齊擠在走廊裏，腦袋仰得多高，幾乎同他們的細頸成了垂直；大家緊張地在那錄取名單上搜尋自己的名字。

其中有認識黎蓉芬的人，當她們最先看見了她的名字便快樂地叫出聲來。

這時大夥兒的眼睛，射着欽羨的光，全都在向那個靠在竹籬邊，穿着杏紅旗袍的姑娘看。

『黎蓉芬請我們吃蛋糕！』

『黎蓉芬請我們喝汽水！』

『你們自己呢？』黎蓉芬笑着說。

給她提醒了，便都又抬起了腦袋，看看自己的姓名究竟漏掉了沒有。於是有的開心得躁腳，有的却不再像先前那般地興奮，甚至於有幾個女孩子用手帕蒙着紅紅的眼逃回家去了。

第一次小考過後，教師們發現不僅閱讀與計算的能力黎蓉芬在一般學生之上，就是美術，手工，音樂的成績也都是別人所不及的。

每週壁報上發表的文字，圖畫，總少不了她的作品；開起級會來，課室裏的佈置也要她來設計；就是星期一舉行紀念週唱黨歌和校歌也得要請她奏琴。因此全校同學都很敬佩她，教師們也

常在我面前稱讚她：

『黎蓉芬，真是個好學生！』

然而，奇怪！黎蓉芬自己可並不樂。到校祇有五六個星期，她似乎變了一個人。她不再笑也不再跳了。整天沉靜地坐在教室裏，難得開口和同學講一句話。本來她上我的英文課總是非常注意地聽我講解，時而也會發出許多有趣的疑問。現在却不同了，她不作聲，心裏像很不安定，我瞧見她老是拿着一枝鉛筆在紙上亂畫，不知寫些什麼；等我走近她的座位，又連忙將紙藏起來，深怕給我看見似的。一天下午待夕會散後，我把她叫到辦公室裏去：

『黎蓉芬，有什麼事使你不愉快？』

她不響。『同學欺負了你嗎？』

搖頭。

『是不是教師責備了你？』

『他們都很愛護我。』

『大概是你在家裏登久了，到了學校裏有些過不慣？』

『不，我頂喜歡在學校裏——』

『那爲什麼你近來好像不大高興？』

『我高興。』笑了笑，但是她笑得那麼不自然啊！

顯然地她有話瞞着我。我便用嚴肅的口吻對她說：

『你不該欺騙我，黎蓀芬，你知道你是我們學校裏最好的學生。』

她的臉一紅：

『我不是個好學生！』

輕輕地說着，眼淚在她眼眶裏閃動。

我想再問，她準會哭出來了。我祇好改了口氣這麼說：

『或許是因為你自家的私事，不願意說給我聽——不過，我總希望不要爲一些瑣碎的事情，擾亂了你求學的心；我盼望你能不斷地進步。』

她帶着感謝的目光向我點點頭。

我不再說什麼話，直望着窗外。

黃昏鋪上大地，夜快要降臨了！

她在寂靜的黃昏裏拎着書包回去，脚步遲緩的。

星期六，我因事往教育局去。

從市中心區趕回學校已經很晚了。學生們都已回家，祇剩幾位住校的教職員還守在辦公室裏：有的在批改學生的練習，有的却在一旁談笑。我踏進辦公室的門，最先鑽進我耳鼓裏的便是女教員們尖銳的笑聲。

『校長來了，給校長看！』

何先生拿着一張白信紙衝到我面前來。

『又有什麼學校要和我們賽球嗎？』我問。

——何先生是我們學校裏的體育教師兼課外作業指導，每逢接到任何團體約我們賽球的信他頂起勁。

『不是賽球的信，是一封情書！』六年級的級任朱先生忙搶着回答，最後的兩個字他說得特別的響，使幾位女教員又嘖嘖地笑了起來。

『情書？』我想大概又是幾個較大的男生塗些無聊的字句有意和女同學開玩笑，那知我接過信紙一看，却使我呆住了。

信裏這麼寫着：

蓉芬：

我平安地到了香港，在這兒大約有一個多月的耽擱。等一件私事料理完畢之後，一到秋

涼我就回上海。你知道我們學校開學比你們要遲好些時呢。

香港的景緻很·不差，雖然氣候還是同上海一般地熱。祇有晚間稍微涼爽一些，我愛對着窗外的明月默念我們所度的愉快的季節。我動身的那天，你隔着你的哥哥送我上船，在船上你和我講的話我都記得，此刻我耳邊還亮着你的聲音。你說了好幾遍你愛我，蓉，我又何嘗不愛着你呢？

你的眼，你的眉，你的嘴，你的笑，你的一切……都刻在我靈魂的深處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。

在船上，你再三地囑咐我早些回上海來，說是沒有我你便不能生活，這話正好是代我說的；講老實話，我實在盼望能早一天回來，早一天看見我的蓉呀！

這兩個月來，你的身體可好？有一句話我想偷偷地問你：我走後，你的月經是否仍舊沒來過？蓉，我真擔心。

你的哥哥一向就不贊成你和我在一起，他見了我似乎總有些不高興。我們的事最好你還是不要讓他知道。你的學費有我負擔，現在以及將來都決不會成問題。旁的事你別問，祇要安心地讀書就是了；在你哥哥面前所受的委曲，不久我會用快樂跟你來填補的！

祝你

好。

你的自瀟

（這封信遲遲未寄出，是怕寄到你家裏被你的哥哥拿去了，此刻我知道你一定進了學，所以就寄到學校裏來，就誤了這些時你該不致於怪我吧？）

晚飯後，我獨自沉坐在寢室裏，雖沒人來打擾我，心裏却不曾有一刻兒的寧靜。

我又把這封信拿出來重讀，一字不肯遺漏，我彷彿想從那兒推測出他們兩人中間真實的關係來。

然而除了一些模糊的意念（可喜的也許是可悲的）之外，我簡直不敢確信究竟看出了些什麼。因此，我感到悶煩。

正在這時何先生推門進來，仍舊是一幅笑嘻嘻的臉：

『你還在看那封信嗎？』他問。

『我在考慮這事該怎樣處置。』

『啊，嘿嘿……』他笑得把頭直點，『這事我早已處置得非常滿意！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今天輪着我做監護，上完課我就召集高年級的全體女生談話……』

他說到這兒，看看我的臉，瞧我有什麼表示；我沉默地對着他，他又繼續地說下去：

『我打算訓誡訓誡她們！當着她們的面我講演了一番，我對她們說：「我發現有女生跟大學裏的男生通信，寫情書……信在我身邊，我預備交給校長。不過我要讓你們知道，這並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，其實是一種莫大的羞辱。年紀青青的，正當求學時期，爲什麼要幹這些無意識的勾當？我希望你們趕快覺悟，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！……』』

一口氣說了這些話，自然他是得意的。可是他的話並沒完，跟着又來了一長串：

『……那時我就朝黎蓉芬看看，啊，她的臉可真紅，像一副豬肚肺！當然我的話全是對她說的，她既能懂得我所指的人就是她，還便可以證明我的講演並沒失敗。嘿！……尤其令我滿意的是：當我走出教室的時候，我瞧見其他的女學生好像也覺察到了這事與黎蓉芬多少有點關係。她們全向她看，有的彼此耳語，有的對她指手畫腳，我想黎蓉芬受到這次刺激，她以後決不再敢寫情書了！』

他的話說完了，又高興地打了兩個哈哈。但他這種處置，我實在不敢表示贊同，我祇說：

『何先生，我們總該體諒體諒一個女孩子的脆弱的心，假定她感覺到她的秘密給教師以及同學知道了是一種說不出的羞恥，因而做出使我們意想不到的可怕的事，那豈不是我們害了她？我想事先你應該和我商量商量——』

像一盆冷水澆在頭上，他不做聲也不再打哈哈了。隔了一會才說：

『我原想和你商量，祇因你到局裏去還沒回來。』他皺了一下眉頭，似乎也感到自己的處置方法有些不妥當。『最好請校長再召她個人來談談吧……』

『是的，我也是這麼想。』

第二天是禮拜日。

早上，幾位住校的教員都趁例假出去了。校舍裏變得十分寂靜，除了校工打掃校園，長帶在地上發出嗖嗖的響聲外，什麼都聽不見。

我在走廊裏踱着，心裏還時時浮起昨天不曾解決的問題。突然我發覺不知從那兒飄來一種幾乎難以辨別的微聲。

我立定了傾聽：這明明像是一個女子啜泣的聲音。

它是從走廊盡端那個教室的窗門裏鑽出來的，我毫不遲疑地朝那邊走去。

我的眼睛證實我的聽覺沒一點兒錯。透過玻璃窗門我看見了一個女孩的背影，她伏在桌上聳動着雙肩，衣袖蓋住了她的臉——然而我已經認出她是誰。

輕輕地我叩了兩下窗門。